

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您教导我们，因信瞬间称义，完全从罪中洁净的观念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人的罪绝无可能被洗刷干净，而是被主分离，推到周边，以至于不再起来。与罪分离，也就是与地狱分离，只能通过唯有主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方法实现，并且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持续到永远。主啊，因着您赐下的真理，我们对重生的奥秘有了最基本的正确认识，放弃幻想，预备经历漫长的重生过程。主啊，愿您永不放弃我们，阿们！

新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

NJHD 分享-功德 3

5398. 本章和接下来的章节涉及雅各的儿子和约瑟，在内义上论述了教会的真理与良善而言，属世层的重生；这种重生不是通过记忆知识，而是通过来自神性的流注实现的。如今属教会的人对重生知之甚少，以至于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重生是一个要历经重生之人的整个一生，并在来世仍会继续的过程。他们也不知道重生的奥秘如此不计其数，甚至连天使所知的，也几乎不到万分之一；他们所知的那些便构成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如今属教会的人之所以对重生知之甚少，是因为他们大量谈论罪的赦免和称义，以为罪能在瞬间被赦免。有些人以为罪就像用水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被洗刷干净；人单单通过信，或一瞬间的信心而称义或变得公义。教会里的人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罪或邪恶。他们若知道这一切，就会知道人的罪绝无可能被洗刷干净；但当主将人保守在良善中时，它们就被分离或抛到周边，以至于不再起来。他们还将知道这一过程无法实现，除非邪恶不断被抛出

去，而这种抛出须通过数量无限并且大部分难以描述的手段实现。

在来世，那些带有人**因着信而在一瞬间称义，完全从罪中洁净**的人，在获知重生须通过数量无限且难以描述的手段实现时，皆目瞪口呆。他们嘲笑自己的无知，并将这种无知，即他们在世时对于罪的瞬间赦免和称义所持的观念称为疯狂。有时他们被告知，主的确赦免那些发自内心渴望赦免之人的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与魔鬼团伙分离，伴随他们的生活，并且他们完整带在身上的邪恶仍将他们与这些魔鬼团伙牢牢绑在一起。之后，他们通过经历获知，**与地狱分离就是与罪分离**；这一过程只能通过唯有主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方法实现；这个过程（若你肯相信）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持续到永远。因为人如此充满邪恶，以至于永远无法从一个罪中得到完全的释放，只能靠主的怜悯（如果他接受这怜悯的话）避开罪，被保守在良善中。

因此，人接受新生命并重生的方法就包含在圣言的圣所，也就是圣言的内义中。内义包含这种信息的主要原因是，当世人阅读圣言时，天使会由此意识到智慧带给他们的幸福，同时以用作手段为快乐。

10227. “将提献物奉给耶和華的时候，富人不可多给，穷人也不可少给半舍客勒”表示所有人，无论他们拥有多大的能力，都要同等地将源于良善的真理的一切事物都归于主。

此处的情形是这样：每个人都拥有理解并变得智慧的能力；至于一个人为何比另一个人更智慧，原因在于，他们将构成理解和智慧的一切，也就是真理和良善的一切事物归于主的方式不同。那些将它们都归于主的人比其他人更智慧，因为构成智慧的真理和良善的一切事物都是从

天堂，也就是从那里的主流入的。把它们都归于主打开一个人朝向天堂的心智内层，因为这种归于就是承认：真理和良善丝毫不是来自他自己；并且依照这一点被承认的程度，自我之爱就离开，连同它一道离开的，还有虚假和邪恶所造成的幽暗。此人也在同等程度上获得纯真、对主的爱和信，与神性的结合，以及神性的流注和所带来的光照便由此而来。这一切都表明为何一个人可能更智慧，而另一个人不那么智慧；又为何富人不可多给，穷人不可少给，意思是说，所有人都同等地拥有变得智慧的能力。诚然，变得智慧的能力并未同等地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然而，所有人都同等地拥有这种能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变得智慧。

变得智慧的能力不是指利用记忆知识推理真理和良善的能力，也不是证明你所乐意的任何东西的能力。相反，它是一种观察何为真理和良善，选择适合的，并把它应用于生活的功用，或说在生活中所履行的功能的一种能力。那些将一切事物都归于主的人就能做这些事，即观察、选择和应用；而那些将一切事物都归于自己，而非主的人只知道如何推理真理和良善。除了他们从别人那里所得来的东西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用记忆的活动，而不是用理性能力看待这一切。他们因无法进入真理本身里面四处观看，故站在门外，肯定他们所接受的任何东西，无论它是真是假。越能熟练运用记忆知识如此行的人，会被世人认为比其他人更聪明。但他们越将一切事物归于自己，因而越喜欢他们出于自己的努力所思想的东西，就越疯狂；因为他们肯定虚假甚于真理，肯定邪恶甚于良善。这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光并非来自其它源头，只来源于存在于世界上的幻觉和表象，因而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劣质之光；这光被称为

属世之光，与天堂之光分离。这光被分离出去的时候，就是浓厚而彻底的黑暗。

9975. 人们出于自己所行的良善不是真正的良善，他们是为自己而行的，因为他们是为某种回报而行的；因此在这些行为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但人们出于主所行的一切良善都是真正的良善，因为他们是为主、为邻舍而行的；在这些行为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主和邻舍。

9981. 绝不可为了回报而行善，主在路加福音中亲自教导了这一点：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绝不期望什么，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路加福音 6:32-35）

一个人出于自己无法行出真正良善的良善，只有出于主才能行出，主在约翰福音同样教导了这一点：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福音 3:27）

别处：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 15:5）

4007. “有杂白纹的（母山羊）”表示真理。“白”是指真理，严格来说，是指主的公义和功德，由此而指主在人里面的公义和功德。“白”之所以具有这种含义，是因为从主发出、为亮和白之源头的天堂之光表示真理。因此，凡被这光光照、变得闪亮而光辉之物都被称为主在人里面的公义和功德。那些出于良善承认并接受主的公义，并弃绝自己的公义之

人尤以“义人”来表示，主在马太福音论到他们说：

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 13:43）

闪亮而光辉的“白”具有这种含义的事实也可从圣言中的其它经文明显看出来，如摩西五经：

他的眼睛比酒红润；他的牙齿比奶洁白。（创世记 49:12）

这论及犹大，他代表主的爱之神性，在内义上代表属天国度，因而代表属天之人。“眼睛比酒红润”表示神性智慧，“牙齿比奶洁白”表示神性公义。诗篇：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诗篇 51:7）

“洗涤”和“比雪更白”表示通过接受并披上主的公义而从罪中洁净。

启示录：

七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祂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启示录 1:13-14）

又：

在撒狄，你还有几个名字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启示录 3:4-5）

又：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启示录 3:18）

又：

有白袍赐给在祭坛底下的一切灵魂。（启示录 6:9-11）

又：

我见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披着白袍。长老中有一位回应我说，这些披着白袍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苦难中出来的，曾把他们的袍子洗了，用羔羊的血使他们的袍子洁白。（启示录 7:9, 13-14）

又：

那七位天使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启示录 15:6）

又：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启示录 6:2）

又：

我看见天开了，见有一匹白马。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祂。（启示录 19:11, 14）

在所有这些经文中，“白”表示信之真理，“白衣”和“白袍”也没有其它含义。不过，信之真理并不属于那些以为他们凭自己有信仰，因而靠自己有智慧的人，而是属于那些相信他们靠主有信仰和智慧的人，信仰和智慧就被赐予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不将任何真理或良善归于自己，更不认为他们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真理和良善而有功德；尤其不认为他们由此而称义；而是把这些都归于主，从而将一切事物归于主的恩典和怜悯。这就是“披着白袍”，以及“因羔羊的血变得洁白”的意思。凡进入天堂的人都会丢弃两样东西，即他们的自我和随之而来的自信，以及自我的功德或自我公义。他们会披上来自主的天堂自我，以及主的功德或公义。他们越是披上这些，就越深地进入天堂。这两样东西尤以“红”

和“白”来表示；“红”表示那时他们所拥有的爱之良善；“白”表示信之真理。

6478. 当一位天使向某人行善时，他也将自己所获得的良善、福分和幸福传给此人；他做这一切是出于将一切毫无保留地给予他人的渴望。当他处于这样一种交流时，良善，连同福分和幸福一起流向他，远比他所给予的多得多；这一切会不断得到越来越多的回报。不过，一旦有这样的想法进入，即他想要交流自己所拥有的，是为了在自己里面获得这种福分和幸福的流注，流注就会消散；如果有从其良善所传给的对象那里得回报的想法进入，更是如此。我通过大量经历得以知道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出，主存在于每一个细节中；因为主具有这样的性质：祂愿意把自己给予所有人，并以这种方式使存在于那些作为祂自己的形像和样式之人中间的福分和幸福增长。

9174. “人若向同伴借什么”表示来自另一个不同支系的真理。“借”是指从某个其它源头，而不是人的自我获得真理，因而是指来自一个不同支系的真理。“借”或“向别人要”之所以具有这种含义，是因为在灵界，向别人要或被别人赋予的良善唯独是属于聪明和智慧良善。诚然，其它许多事物，甚至无数事物也会呈现；但它们是那些属于聪明和智慧的事物所产生的表象。由此明显可知，“借”表示被别人教导，因而从某个其它源头，而非人的自我获得真理或真理和良善的知识。不过，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当一个人通过早已与他同在的真理来推断真理时，就说他从自己获得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这些真理与他以前所拥有的真理结合起来。但他在如此行时，只接纳那些服从并符

合同一种良善的真理；因为将真理排列成系列并联结起来的，是良善。良善就像一个人的灵魂，真理就像灵魂所穿上，并通过它们行动的事物。众所周知，人里面的每一个事物都从人的灵魂获得自己的生命；因此，信之真理从对主之爱和对邻之爱的良善获得自己的生命。如果构成一个人的灵魂的，不是这种良善，而是自我之爱和世界之爱的良善，那么此人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在来世，他在天堂之光中就看似一个野兽；尽管在他自己的光中，他看似一个人，但当天堂之光进入时，他自己的光就变为幽暗。然而，要记住，照着人之生命的良善排列真理的，是主。

当一个人被别人教导时，就说他从某个其它源头获得真理。如果这些真理不服从并符合他所处的良善，诚然，它们被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记忆知识当中；但它们不会变成他的，也就是说，不会成为其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来源于一个不同的支系。这些真理就是本节和下一节所论述的主题。

在圣言中，当提到“借或借贷”和“借给或借出”时，所表示的是出于仁爱的情感接受教导和给予教导；如在马太福音：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马太福音 5:42）

此处很明显，“求”并非表示求问，因为经上说“有求你的，就给他”；

“借贷”也并非表示借贷；因为一个人若无论谁来求、谁来借，就都给他，就会丧失一切财物。但由于主出于神性说话，所以“求”和“想借贷”，以及“给”和“不可推辞”表示天上良善的交流，也就是关于良善和真理的认知或知识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性质是这样：天使出于仁爱

的情感给予别人的越多，总体良善就越从天堂，也就是从主流入他。因此，给那有求于自己的天使不会丧失财物，而是富有财物。当一个人出于仁爱的情感向别人行善时，这一点同样适用。不过，真正的仁爱在于给予善人；给予恶人所要求和渴望的，不是仁爱，正如大卫诗篇所说的这些话：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施怜悯，并且给予。(诗篇 37:21)

路加福音：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路加福音 6:34-35)

此处“借给”也表示出于仁爱的情感行善，因而交流天堂的良善；以及赋予世界的良善，然而赋予后者是为了前者的缘故，以前者为目的。仁爱的情感在于交流良善而毫无回报的想法或目的；但当以回报为目的的交流良善时，仁爱的情感是不存在的。仁爱的情感在于“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但教导仇敌，以及通过适当的方法纠正他们，才是爱他们、善待他们。

在摩西五经中，“借给”也表示仁爱的实施：

你若听从耶和华的声音，谨守祂的诫命，必借给许多人民，却不必去借贷。(申命记 28:1, 12)

“借给许多人民”表示富有属于聪明和智慧的良善，并出于这种丰富而交流它们；而“不去借贷”表示不需要其他人的良善，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主赐予一个人的。大卫诗篇：

施怜悯并借出的善人，在审判的时候必伸冤；因为他永不动摇。（诗篇 112:5-6）

“施怜悯并借出”描述了那些处于纯正仁爱之人的状态。

5660. “又带下另外的银子在我们手里来买粮”表示通过来自另一个源头的真理获得良善的意向。“银子”是指真理；由于“银子”表示真理，所以“另外的银子”表示另外的真理，因而表示来自另一个源头的真理；由于从主而来的，只有纯正的真理，祂将这真理白白赐下，所以真理本身并非来自其它源头。“带下”表示获得的意向，即获得他们要买的谷子所表示的真理之良善的意向。字面上的历史意义暗示，另外的银子也到了约瑟这里，以便从他那里买粮；因此，这银子并非来自其它任何源头。但内义不受字面上的历史意义限制，因为内义不关注字义，只关注正在论述的主题；这主题就是，他们若因外层属世层中的某些真理已白白赐下而要如同奴隶那样顺服，就会从某个其它源头通过真理获得良善。这种观念也形成了内义上的思路，因为紧接着经上说“不知道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以此表示他们缺乏信仰，因为他们不知道存在于外层属世层中的真理来自何处。

类似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来世那些正通过真理被引入良善的灵人中间，他们尤其被引入这一事实：一切良善与真理都从主流入。当他们获知他们所思想或意愿的一切都流入他们，以至于他们凭自己并没有思想和意愿的能力时，就尽可能地抵制这种观念。因为他们以为，如果这种观念是真的，他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生命，一切快乐由此被毁；事实上，他们将这快乐置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或说认为独立自我的存在对快乐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这些灵人认为，他们若凭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行良善、信真理，必会撒手，不去主动做或思考任何事，而是等候流注。他们被允许如此思考，直到他们几乎决定他们不想从这种流注那里获得良善与真理，而是从某个不会使他们以这种方式丧失其自我的其它源头来获得。有时他们甚至被允许探究他们能在哪里找到这种良善与真理。然后，等到后来他们处处找不到这种良善与真理时，那些正在重生的人就会回来；在自由中选择让主来引导他们的意愿和思维。同时，他们还被告知，他们要接受诸如天使所拥有的天堂自我，以及伴随这自我的永恒祝福和幸福的恩赐。

至于天堂的自我，这自我是主所赋予的新意愿的产物，不同于适合人自己的自我，因为那些获得天堂自我的人不再在他们所行的每一件事上，或他们所学习或传授给其他人的每一件事上只看见、关注自己；而是看见、关注邻舍、大众、教会、主的国度，由此看见、关注主自己。**经历改变的，是生活的目的。**关注低级事物的目的，也就是自我和世界的目的被除去；关注高级事物的目的则被引入以取代它们。生活的目的无非是人的生命本身，因为人的目的就是他的意愿和渴望。它们也是人的爱，因为人所爱的就是他的意愿所渴望，并构成其目的的。

被赋予天堂自我的人也会享有宁静和平安的状态，因为他信靠主，相信邪恶不会触及他，也知道强烈的恶欲不能侵扰他。此外，那些获得天堂自我的人享有真正的自由；事实上，被主引导就是自由，因为那时，他们在良善的气场里面被良善引导，并被引向良善。由此明显可知，他们享有祝福和幸福，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包括爱自己，因而敌意、仇

恨或报复，以及爱世界，因而欺诈、害怕或不安能干扰他们。

6392. 进一步考虑存在于不思回报的善行中的幸福，要知道，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不思回报去行善就是天上的幸福。因为除了升职，被别人服侍，有大量财富，过一种享乐的生活外，人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幸福可言。还有超越这些东西、充满人之内层的幸福存在，因而有一种天堂的幸福存在，这幸福就是真正仁爱的幸福；对此，他们极度无知。问问当今智者，他们知不知道这就是天堂的幸福。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人弃绝善行，以为行善却没有通过行善赚取功德的意图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被主引导的人只渴望行善，压根就没有通过行善赚取功德的想法。主赐给那些正在重生之人的新意愿就带有这种心态；因为这新意愿就是住在人里面的主。

1835. “亚伯兰就把它赶走了”表示主把它们赶跑了。这也是教会的情形：当它刚刚开始离开仁爱时，邪恶和由此衍生的虚假很容易被赶跑，因为教会仍处于离仁爱没有那么远的状态，所以人们的心智还是相当柔顺的，很容易被弯过来。但随着时间推移，邪恶和由此衍生的虚假逐渐增长，从而被确认和强化。

主尽可能地不断赶跑邪恶和虚假，但都是通过良心赶跑的。当良心的约束松动时，主能流入所经由的渠道或媒介就不存在了，因为与人同在的主的流注是一种经由仁爱进入良心的流注。不过，一个新的渠道或媒介被形成以取代这仁爱；该渠道或媒介是外在的，也就是说，现在流注经由害怕法律，害怕丧失生命、地位、财富和由此而来的名声而来。但这些都是不是良心的约束，仅仅是外在约束；外在约束只能使一个人与其他人

在同一个社区一起生活，表面上显得很友好，无论他里面是什么样。这种渠道或媒介，或说这些约束在来世毫无效果，因为在来世，外在事物都被除去，每个人都保持他内在的样子。有非常多的人曾过着道德、文明的生活，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表现出友好、礼貌的行为，甚至向许多人行过善事；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地位和财富等等。在来世，这些人就在地狱居民当中，因为他们里面毫无良善和真理，只有邪恶和虚假，事实上有仇恨、报复、残忍和通奸；它们没有显现在世人面前，也就是说，在刚才所提到的害怕，也就是外在约束占上风的情况下没有显现。

8478. “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表示他们绝不可以忧虑从自己那里获得它。这从以下事实清楚可知：吗哪每天早晨被赐下，而虫子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生出的，以此表示主每天提供人们所需的，因此，他们不必忧虑从自己那里获得它们。这一点也由主祷文中“日用的饮食”，以及主在马太福音中的话来表示：

不要为你们的灵魂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会不知道吗？你们要先求天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马太福音 6:25, 28, 31-34）

这些话同样出现在路加福音（12:11, 12, 22-31）。

本节和接下来的几节在内义上论述的是对明天的忧虑，这种忧虑不仅

被禁止，还受到谴责。他们不可将吗哪留到早晨表示它被禁止，虫子在他们所留下的里面生出并发臭表示它受到谴责。凡看待这个问题的深度没有超过字义的人可能以为对明天的一切忧虑都要抛弃，因而要每天等候从天上来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若从比字义更深的角度，也就是从内义来看待这个问题，就能知道“为明天忧虑”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为自己获得衣食和未来的资源而忧虑；因为人为自己和家属做准备并不违反秩序。但当人们不满足于自己那一份，不信靠神而是信靠自己，只关注世俗和地上的事物，不关注天上的事物时，他们就有对明天的忧虑了。这些人完全被对未来的忧虑和对拥有一切并掌控所有人的欲望主宰。这种欲望被点燃，并烧得越来越旺，直到最后到了无法估量的地步。他们若达不到自己所渴望的目的，就会悲伤，也会为失去它们而感到极度痛苦。他们也找不到安慰，因为在失去的时候，他们向神性发怒。他们弃绝神性，连同信的一切，诅咒自己。这就是那些为明天忧虑之人的样子。

那些信靠神性的人则完全不同。这些人虽然也关心明天，但毫无忧虑，因为他们思想明天时并不担心，更不用说焦虑了。他们无论是否达到自己所渴望的目的，都会心平气和；他们不会为失去而悲伤，而是满足于自己那一份。他们若变得富有，不会迷恋财富或心系财富；若提拔到重要位置，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价值；若变得贫穷，不会悲哀；若地位低下，也不垂头丧气。他们知道，对那些信靠神性的人来说，一切事都在朝一个永恒的幸福状态发展，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事，都有助于这个状态。

要知道，神性治理是普世的或全面的，也就是说，它存在于最小的细节里面；处于圣治溪流的人正不断朝更幸福的事迈进，无论表面上看，手段会是什么。那些信靠神性，并将一切归于祂的人处于圣治的溪流之中；而那些只信靠自己，并将一切归于自己的人则未处于圣治的溪流之中；他们的观点是相反的，因为他们将圣治从神性那里夺走，并声称它是他们自己的。还要知道，人在何等程度上处于圣治的溪流之中，就在何等程度上处于平安的状态；在何等程度上凭信之良善处于平安的状态，就在何等程度上处于圣治。唯独这些人知道并相信，主的圣治在每一个事物里面，事实上在最小的细节中，圣治关注永恒之物。

但持相反观点的人几乎不愿听见有人提及圣治，因为他们将一切都归因于自己的精明，不能归因于此的，就归因于运气或意外：有的把它归因于命运，他们将命运归因于自然的力量，而非归因于神性。他们把那些不将一切归因于自己或自然力量的人称为简单人。由此再次看出那些为明天忧虑的人是何性质，那些不为明天忧虑的人又是何性质。